成⊠意⊠⊠的⊠用和展望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大⊠, 幸子, Otaki, Sach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12682

成层意义论的应用和展望（1）
― 上一层的表达水平如何控制下一层

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　大泷幸子

关键词：义素论，成层意义论，统合特征，统合语义，同现限制，控制功能，表达水平

１．序言

本文拟概括笔者从义素理论到句式语法展开语法研究的思路。义素论本来以词义和词组语义（本文的“词组”指的是具体的词语充当最小语法结构的语言形式，是由前項和后项组成的。“词组语义”指的是两个意义，一个是能搭配两个词的义素这样的语法特征（简称：统合特征）另一个是把通过统合特征组合的义素组合起来的意义。有时还加上上下文的文脉语义和说话场面的信息。）为考察的对象，力图正确地记述义素和统合特征。但是要正确地分析统合特征还是需要考虑到语境，就是说，对什么单句能包含该词组，该单句能表达什么传达意图等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按照成层语义论进一步把句子意义的结构认定为成层的，而将各个阶层定名为“表达水平”后试图认定每个水平有什么语法功能和什么语义特征。本文还要考察上一层的表达水平怎么样地控制下一层的词或词组之间的搭配关系，以及这些表达水平的关联和控制方式，以助于句式语法决定句子类型的基础标准。

笔者在《回顾在日本汉语语义研究》(1) 中指出：若要把单句作为语法分析的基础单位，我们应该采取不一样的记述方式阐明实词的义素和虚词的义素、而且需要按照成层意义理论把义素里边的语义特征分成中心命题水平，全体命题水平（这两个水平属于 Proposition)、判断语气水平,传达语气水平（这两个水平属于 Modality)，这些水平互相联系起来构成“阶层结构”，有时在具体的话句之内同一的语言形式发挥复层的符号功能并表达复层的语义特征(2)。世界各国的语言学界个别领域内有阶层语法的概念，中国语法界产生的“三个平面论”(据说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的著作是胡裕树、范晓 1985《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也含有类似的语法观念，因为这个学派近年提及到：要活用三个平面语义、句法和语用，不可忽视平面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是这个学派从开始到现在关于基本的概念定义仍不确定，每个研究者都有独特的用法。这学派 (3) 的三个平面也与西方符号学的始祖 C.W.Morris1938《符号理论基础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的三个领域（semio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有出入。近 30 年来，西方语用学也不断地加深研究对象和方法，比如 G.N.Leech，他 1981 年在《语义学 Semantics（第二版)》主张“语义学和语用学是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补充的研究领域”以后，1983 年在《语用学原则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概括语用学的发展历史并提出对发展前途的看法。然后认知语言学家的一派也参入语用学领域，代表著作 D.Sperber, D.Wilson1995《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第二版)》还提出了新的语境概念。这样，区别或结合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的方式越来越多，真是“五花八门”。所以关于语言阶层结构的定义笔者也暂时不一一赘言，首先介绍对个别词组义的阶层分析，尽可能正确地记述每个水平的意义区别，然后说明“表达水平”这个概念如何与句式语法产生关联。

在本文依据的成层意义论上，命题表示最核心的抽象的而社会通用的意义，但命题又不是单纯的每个词的义素的集合体。比如说，同一个汉语动词和同一个汉语形容词能构成三种语法结构 “述语结果补语词组，述语样态补语词组，状语中心语词组”，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词组作为谓语搭配不同的名词（位于主语项）或不同的时间副词等，它们就表达不同的“统合意义”。统合意义的变体是否来自次序、结构助词“得”“地”

等的个别形式的意义呢？笔者认为不然。例如作为主语的词或词组一旦发生变化，作为谓语的词或词组也可能不得不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主谓词组里的次序控制词和词的搭配关系。再说，如果先固定位于谓语项的词，位于有关语法位置（主语、宾语或状语等）的词还是不得不受义素之间的呼应原则控制。因此，也还需要像“配价语法”那样，以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为中心考察词或词组之间的语义关系[4]。本文首先讨论关于相同的形容词和相同的名词的组合能否一样地组成定语中心语词组（简称：DZ）和主谓词组（简称：ZW）。

如果两个词可以组成一个词组，但另一个词组不能组成的话，本文猜测这个原因第一个在于 DZ 和 ZW 的统合特征的区别，第二个在于统合意义的区别。关键应该先调查在两种词组里同一个名词和同一个形容词受到什么不同的同现限制，再以调查结果为根据阐明主谓词组和定语词组的词组语法语义特征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差异。

２． 定语中心语词组（DZ）和主谓词组(ZW)

2-1：先行论文

笔者已开始对汉语形容词和名词的义素和语法关系进行考察，在《汉语定语结构和主谓结构的语法特征》（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 1995）就试图分别描述在定语词组和主谓词组有什么不同的同现限制。因为不同的同现限制反映着不同的统合特征，笔者认为正确地分析词和词的同现限制就能正确地抽出统合特征来。具体的分析方法取决于两种语法概念。第一：作为谓语的形容词要求搭配的名词必须填补比较普遍的四个形容词的“格 case”[5]。笔者将这些格定名为“判断对象格”“描写对象格”“原因格”“经验者格”。哪个格能在什么词组里和什么词搭配，应该调查而加分析。第二：形容词作为谓语在句末作单句的时候，它发挥的语法功能和作为定语修饰名词的语法功能不一样，此不待言。按照成层意义可以判断，句子意义和统合意义的第一个区别是能否表达语气，前者可以、后者不可以。就是说，ZW 站得住时基本上都包含着四个水平的语法特征，但是 DZ 还达不到中心命题水平，只是构成命题的一部分不能发挥谓语的语法功能。

首先参考先行论文。朱德熙先生关于汉语形容词的语法语义特征指出三个特征[6]：（1）汉语里有一些只能当作定语而不能当作谓语的词。为这些词需要准备别的词类名称，建议叫做“区别词”（成员相同于吕叔湘先生的“非谓形容词”）。（2）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直接和中心语（名词）连接的场合，受到很严格的同现限制。除了单音节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被看作名词指示物分类的社会的标准以外，不能搭配该名词。比如说，不可以说“白手”（得说“很白的手”不能说“白的手”。）可以说“白纸”（也可以说“很白的纸”，要说“白的纸”文脉意义就一定要包含对比的意义。）。（3）状态形容词（例如“很白”“雪白”“白苍苍”）位于结构助词“的”前边的场合，都可以做定语而不能作为名词词组（具有指称统合特征）独用。但是作为谓语（既有语气命题又有语气的统合语义），除了“很+形容词+的”的结构（要用做谓语就一定加上判断动词“是”）以外，可以当成谓语（如“雪白的。”“白苍苍的。”）。关于这些语法结构的区别，笔者按照成层意义论重新整理如下。（1）区别词的义素不具有三种命题的认识方式“状态”“过程”“行为”，只是表示事体的“属性”。因此区别词受到了名词（表示该事体的）支配的同现限制。（2）单音节形容词既可以表示中心命题的“状态”，又可以表示“属性”。作为谓语的能表示的“状态”是对“判断对象格”“原因格（引诱感觉）”而认识方式，但是中心命题“状态”是根本和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关系的认识方式，而且单音节形容词不和“很”这个划分境界的副词[7]搭配的场合，不能表示确定的状态，不能作为命题具有稳定的认识结果。（3）状态形容词的义素和单音节形容词的相比，就具有对“描写对象格”的固定的很具体的状态语义特征。这个语义特征不能受到否定判断，还拒绝由“很”表示的划分判断，但是在 DZ 内只有加结构助词“的”才当作定语，所以状态形

容词表示的状态不能算作为“属性”被名词控制。关于所谓“的”字词组，本文建议：对“单音节形容词+的”词组可以添加一个统合特征，定名为“照应自由化语义特征”。在一定的文脉中，“白的”可以指“白色的纸”也可以指“白色的手”了。因为照应自由性这个统合特征在解释 DZ 词组比 WZ 词组能更自由搭配的语言事实时发挥了解释力。

作为先行研究，有一本日本形容词用法的调查报告书[7]对汉语形容词的用法调查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有些日本研究者本着这本报告书分析出形容词义素的语义特征和词组统合特征的同现限制[8]。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指出：构成一个形容词义素的复数语义特征，有的可以当作谓语、定语、状语出现、有的不可以。比如说，日语形容词「あぶない」和日语名词「当選」的组合，可以说「当選は危ない」（能位于谓语项）但不可以说「※あぶない当選」（不能位于定语项）「※あぶなく当選する」（不能位于状语项）。

有关的统计表如下：形容词总数 136，义素总数 547（由于多义词的关系）。【日语基本形容词的类型】桥本、青山 1992

（+ = 可以充当， — = 不可以充当）

类型	谓语项	定语项	状语项	义素数次
1	+	+	+	180
2	+	+	—	327
3	+	—	+	0
4	—	+	+	13
5	+	—	—	14
6	—	+	—	13
7	—	—	+	0

桥本、青山 1992 注意到：由同一个形容词和同一个动词组合的主谓词组与定语中心语词组互相比较起来，用作主语的名词不能变成中心语这样的一组只有 6 个（并且是主谓谓语词组中的小主谓的部分），而用作中心语的名词不能变成主语的一组一共有 95 个（类型 4 和 6 的 26 个里边的词组以外，在类型 1 和 2 之内也有）。由此看出，日语形容词在定语项的用法更丰富，作为定语的表达功能超过作为谓语的功能。笔者认为这是与常用很长的定语成分这个日语表达方式有关系，在日语的语法结构中名词化的语言形式出现率很高。比如说，要介绍人家时，日语说「この方は＜～～～～～なさった方＞です。(直译：这位是≈≈≈≈≈的人)」，汉语一般不这么说。

表达自己的感动时，日语说「なんて～～～花！」「まるで～～～のよう！」(直译：多么≈≈≈的花！ 真象≈≈≈的样子！）汉语一般不加中心语，也可以说汉语语法本来不需要和日语语法一样的“形式名词”。

2-2：汉语的 DZ 和 ZW 对比研究

那么，汉语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在 DZ 和 ZW 之间有什么不同？鉴于朱德熙先生的指出，汉语形容词好像在 DZ 中与名词的同现限制更大得多，这个预测与日语形容词的统计数次正好相反。

笔者为收集语言资料，参考自己编写的造句工具书《汉语形容词例句集—为日本汉语学习者》的草稿[9]，分析 380 个形容词的用法。这些例句基本上是请母语说话者重新翻译《日语基本词典》(日本文化厅）而作的，还有一些是从《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1991）和《现代汉语动词搭配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2）采录的，例句总数超过 1200 个。然后，请母语说话者作被测试者对以下几项进行确认：组成 ZW 的名词和形容词能否交换位置组成 DZ？

以下是值得考察的代表例子。括号里的词组是为了改写成普通的说法使用的近义词，属于和原来的词相同的类似语义场（Semantic Field），有的换名词有的换形容词。为了保证分析的合理性应该先对语法结构和语义场的连接关系作出定义，讨论这个论题的文章现在也屡见不鲜。但是本文根据义素论和成层意义论就只提及下边的语言事实分别讨论词组的统合特征，以免言过其实。

在Ａ类中，换名词（原来位于中心语项），语义场就发生众大的变化，名词原先表示对外指称认知的方式，这时控制形容词的属性认知。而名词位于主题项的时候语义的角色变成了被形容词控制的判断对象格、描写对象格或原因格，‘格’虽说是‘状态’认识方式的一部分，但是它的表达水平变成上一层的全体命题水平。在Ｂ类中，换形容词（原来位于谓语项），给语义场更大的影响，因为形容词原先担负在全体命题中要求格的控制功能，然而失掉了控制功能以后只能表示被名词控制的属性或状态认知，它的表达水平变成中心命题水平。在语义领域中功能和信息容易增加，在成层意义论原则上认为从义素（词）到统合意义（词组）或句子意义，能表示的信息一层一层地多起来，还有非语言信息也越来越容易增加。与此相反，语言形式的功能和信息减少一些，这样的变化没有说话人的有意的传达意图很难出现。因此在根据成层意义论看Ａ类的词组（信息可以增加）的数量比Ｂ类的词组（信息不能增加）的少得多，如下的语言事实证明这个预测的确是对的。

Ａ类【DZ 不能变换成 ZW】

－ 其实都用近义词或加特定语义特征后可以改写。

（括号里的例子是为了组成 ZW 而改写形容词或名词）

（1） 否定形式： 不灵／迟钝的头脑（头脑笨），

不正常的现象（这样的现象不正常）

（2）四字句的前一半： 美丽的音乐（音乐（美丽）动听），

善良的心灵（心灵（善良）美好，心地善良），

庄严的典礼（典礼（庄严）隆重，会场庄严）

（3）泛指名词或抽象名词： 聪明的动物（这条狗很聪明），

鲜艳的颜色（她的画颜色鲜艳，色彩鲜艳）

短短的时间（时间短暂）

（4） 时节：闷热的夜晚（夜里／晚上很闷热），

清爽的早晨（早晨空气清新）

（5） 地方：贫穷的家庭（家庭生活贫苦）

（6） 心情或性情：美好的心灵（心灵美／纯洁），

小心谨慎的性格（她（的）性格小心谨慎）

（7） 表情： 同情的眼光（眼光里充满了同情），

羡慕的眼光（目光里表达出羡慕之情）

（8） 感情发生的原因：悲惨的情景

（情景凄惨，情景让人觉得悲惨），

可恶的仇人（仇人可恨），讨厌的性格（性格令人讨厌），

令人怀念的旧事（往事令人怀念）

（9） 对行动的评价：剧烈的劳动（舞台动作很剧烈），

明显的假证（她做假证是很明显的），

严厉的批评（他批评人很严厉），

严的分数（那个老师给的分数很严）

（10） 形容人的能力或属性： 高超的记忆力（记忆力很好 / 很强），

漂亮的手艺（手法漂亮，手艺高超 / 出众），

顽固的偏见（偏见太甚）

B 类【ZW 不能变换成 DZ】((※)=不成立的标志)

（括号里的例子是为了组成定中词组而改写形容词或名词）

（1） 否定形式： 范围不广（很窄的范围），

视野不广（狭窄的视野），

屋子不亮（阴暗的屋子），限制不严（放宽的限制），

体重不重（很轻的体重），

（2） 泛指名词或抽象名词： 现实苛刻（严酷 / 严厉的现实），

事态严峻（严峻的事实），速度快 / 慢（※）

（3） 时节： …… 昨天凉快（※），今天愉快（※），节日无聊（※）

等，不计其数

（4） 地方： 屋里闷热（闷热的屋子），外面热闹（热闹的大街），

外面吵闹（※ / 吵闹的邻居）， 光线好（※）

（5） 心情或性情：他性情倔强（倔强的人），

他态度 / 精神 / 为人爽快（爽快的人），脾气大（※）

（6） 对行动的评价： 反应迟钝 / 慢（※）

（7） 形容人的能力或属性： 语言粗（粗俗的语言），

他出身卑贱 / 下贱（卑贱 / 下贱的人，低贱的出身）

想法牢靠 / 稳妥（稳妥的办法），

经验很少（不足的经验），

身体弱（※）力气弱 / 小（※） 这个孩子太横了（※）

C 组【ZW 和 DZ 的统合语义，焦点不同】

（1） 机器的功能和构造

塞子 / 螺丝很松（拧不紧） 很松的塞子（塞不紧），

松动的螺丝

小刀锋利（很好用） ※锋利的小刀，锋利的菜刀，

锋利的刀尖

（2） 行为的事后评价和应有的特性

（大家期待着你）※答辩精彩 （大家期待着你）精彩的答辩

这次他答辩精彩。 她精彩的答辩感动了老师们。、

3．关于由形容词和名词组织的词组的统合特征

在前项本文列举了 A 类 B 类的单方向变换型，以对 DZ 和 ZW 的统合特征的考察提供资料。DZ 和 ZW 统合特征有表达水平的区别，前者的统合特征属于中心命题水平（状态）的一部分，就填补‘对属性作出判断的对象’。后者的统合特征属于全体命题水平（状态认识方式）。后者当然位于前者的上一层表达水平，那么如何控制下一层水平的词组两项的搭配条件？一个 DZ 的统合特征如何接受上一层 ZW 的语法特征或上下文的文脉语义而组成统合语义呢？

词组的统合特征在控制词（义素）搭配时有两种语法功能：一是妨碍搭配的功能，使得词组的统合语义和两项或一项的义素相抵触而启动同现限制。二是促进搭配的功能，给词组的统合语义补充独有的语义特征或者接受上下文的一定的文脉语义而开除义素之间的同现限制。本文已提到：A 类的变换本来有促进搭配的倾向，B 类本来有妨碍搭配的倾向。以下列举 A 类和 B 类的变换形式的研讨结果，指出两个词组的统合特征。

3-1；有的形容词义素象区别词一样，判断属性的语法特征很强，不能和 ZW 谓语项的陈述状态的功能同在。— A2/5/6/7

3-2；否定认知基本上属于全体命题水平，所以否定形式基本上不容易在 DZ 中被名词控制。— A1，B1

例外 A1：“不正常”“不灵（活）”都属于“否定性形容词”不表示一般的否定认知，这些否定不是全体命题的否定，是义素里的语义特征（判断结果- 否定）。[10]

3-3；在 DZ 里中心语项的语法功能只能是判断属性的对象，不发挥名词原有的指称功能而不能拿到象状态命题的题目的自由性。因此该名词的语义不是具体的，表示构成义素的典型性（prototype）或具有辨别性（Identify）语义特征。 — A9，B5/8

3-4；主语项的指称功能给全体命题前提，受到谓语的认知方式（状态的判断)的控制。因此位于主语项的词或词组应该具有特指的 (specific)、个别的(particular)语法特征。否则，需要在文脉中补充旧信息(old information)。[11] — A1/3/4/5/6 ，B5/8

例外 B2：主语项的名词有时可以是抽象或泛指的。但实际的语境本身一定要有非语言信息或有文脉意义（括号里），可以表达对比意思或个别的意思。因此依靠语境就能表达特指或个别的意义。

“（我想得太简单了，啊）现实苛刻!”“（这辆车）速度快。”

例外 A3:“很短的时间”可以变成“时间很短”。

为什么不说“时间短短的”？

“很短”“短短的”都是状态形容词，但是重要的区别是“短短”可以修饰数字，则“很短”不行。就是说定中词组的语法意义- 前项给后项详细的有关的信息-促进搭配，也可以说“短短的”具有很强的“区别词”的语法特征。（两者的其他区别，请看笔者的小作[12]）例如“短短五年时间”“短短 50 秒”，即是“人生短短”也必须在其后边加上数量概念。

3-5；ZW 的统合特征对两项的语义关系第一个要求具备一对句子意义（指称和陈述），第二个要求全都表达 3 个表达水平的语义（最基础的中心命题水平易包括在内），除了全体命题以外、判断语气和传达语气。在汉语的句子词组里属于命题的指称（主语项填补题目（Topic）结构）和陈述（谓语项填补叙述（Predicate）结构）之间，可以插入表达语气（Modality）的语言形式或文脉语义（有时是非语言信息）[10]。特别是非语言信息可以按照语言社会习惯填补位于谓语的词义素要求的格（施事格或经验者格）。— B3/4

例如 B3：填补格的语义作为语言形式插入的时候，位于主语项

的时空名词词位的指称功能就变成了句子的叙述背景

功能，减弱了针对非语言世界的对应关系。

“今天我很愉快，但愿明天也愉快。”

例外 B3: “暖和的春天，凉快的秋天，你喜欢哪个季节？”

时节也有固定的联想，固定的联想已经变成了一种属性。

3-6；感情、感觉形容词的原因格与经验者格在主语项上原本就冲突，

顾此失彼。但是有的义素经常填补原因格或经验者格，且填补哪个格一目了然。比如说，可以把位于主语项的时间名词和地方名词看作是填补（引起感觉的）原因背景的（B3/4），还可以认为这种原因格不能位于 DZ 的中心语项。与此相比，当引起感情的原因格位于主语项的场合，只有在谓语项前一部分插入“让人≈≈”这样的祈使句的标志才能构成 ZW。— A8

3-7；为了更进一步考察 ZW 和 DZ 的区别，本文添加 C 组的例句。通过 3-5 和 3-6 的分析，看出 ZW 容易接受表示“经验格”的非语言信息。C 组的谓语形容词则是包含另一种非语言的语境信息：动作者（非语言信息）肯定进行与事务或业务（位于主语的词位）有关的行为。能否接受与动作者有关的信息是分清 ZW 和 DZ 的关键，前者可以接受，后者不可以接受。

在表示工具的词填补判断对象格或者描写对象格的场合，谓语形容词表示这个工具的最重要的功能如何，这是理所当然的。— C1

某人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结果如何，一般做完以后才能判断。

因为 ZW 容易接受有关动作者的非语言信息，所以基本上是对事后的事情判断、描写。但是该当为目标的结果也可以表示超过时间的一个典型结果，所以有时依据文脉语义可以用 DZ 表达。— C2

但是汉语则不能这么简单地处理完动作和结果、样态、目的等等，这是因为形容词和动词搭配的语法词组起码有三种。关于形容词和动词的搭配关系笔者另稿分析，暂放不论。

4．再论词组的统合特征如何控制义素之间的搭配

在此，笔者试图以上边的分析为例，说明“表达水平”这个句子意义阶层对分析语言意味如何有用。每个语言学派有自己的语义单位，以服部四郎、国广哲弥为主干力量发展的义素理论也有“语义特征，义素，统合型语义，这些成层语义的概念都规定为由发话意义（说话人在说话场面就能一瞬表达出来）一个一个地抽象出来的。意义的阶层越低，抽象性越强。但是成层的关系，在句子因素和发话意义之间产生本质的变化，这就相当于朱德熙先生指出的“组合关系（词，短语，词组，句子）”和“实现关系（句子，话语）”的区别 [13]。组合关系是一层一层扩大语言形式、渐渐增加语义（含非语言信息，文脉语义），实现关系则是不增加语言形式而一下子吸收发话时间发话场面的无数信息，只有说话人发挥选择信息的权利（也可以提前作为听话人发挥选择权）。这两种关系反映两个语义记述观点，前者要从抽象意义到具体意义进行记述，后者要从具体意义到抽象意义进行记述。

本文建议：把这些概念整理成 4 个表达水平，上一层控制下一层的结构 [14]。参照在§3 中提到的分析和记述方法，如果按照表达水平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原理来分析的话，一定会更容易理解。DZ 属于中心命题水平，作为句子站不住。ZW 属于全体命题水平，自然就轻易接受非语言信息。一个词的义素和另外的义素充当语法结构的两项，这时除了受构成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义特征的同现限制（简称：义素之间的呼应原则）以外还受到统合特征的控制。

【表达水平一览】

	典型的语言形式	意味名称	表达水平的本质要素 / 辨别要素
传达语气水平	发话文（群）	说话意思	传达意图，听话者
判断语气水平	句子（群）	句义/陈述	表态 /发话时间
全体命题水平	主谓词组（群）	指称/叙述	结构语义 /叙述时间/叙述时点
中心命题水平	词组（体词谓词）	统合语义	义素/统合特征

5. 结语

在组成主谓词组的两个语项中，名词和形容词的组合关系在语言形式、语义搭配的限制方面都是最简单的。正因为如此，笔者首先分析形容词谓语句，观察定中词组和主谓词组分别有什么语法语义特征。本文力图提出为突破义素理论极限有用的概念及其适用例。但笔者水平有限，难以十全十美，恳请读者指正。

附注

（1） 大泷幸子 2005〈日本的汉语语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語言学与応用語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p401-407

（2） 给这些语法概念起名的著作是：
中右实 1994《认知意味论原理》大修馆书店

(3) 代表性的著作：范晓 1996《三个平面语法观》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4） 特思尼耶尔（L. Tesniere）1953
《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
沈阳、郑定欧 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袁毓林、郭锐 1998《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菲尔墨（C. J. Fillmore）1968〈格理论〉
《普通语言学理论》— 2003，*Form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Papers on Semantic Roles* (CSLI Lecture Notes)
大泷幸子 1992〈形容人的形容词义素记述—日中对比研究〉
《明海大学外国语学部论集第 5 集》

（6）朱德熙 1956《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 1 期）
— 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7）大泷幸子 1996＜和时间距离有关的汉语形容词＞
《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第 1 辑

（8）情报处理振兴事业协会编 1990
《为计算机而编的日语基本形容词辞书》

（9）宫岛达夫 1993〈调查报告：形容词的形式和用法〉

（《计量国语学》19 卷 2 号）

桥本三奈子、青山文启 1992〈形容词的三个用法：谓语，定语，状语〉（《计量国语学》18 卷 5 号）

（10）大泷幸子 2003《汉语形容词例句集—为日本汉语学习者》东方书店

(11)石毓智 1991〈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肯定性形容词〉《中国语文》第 3 期

（12）笔者认为“特定 / 不（特）定”(definitive/ indefinitive)应该被看作语用领域的概念，就是说已经保证了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有一致的认知对象、记忆或知识等。语言形式不能确定，有的是在文脉里出现的旧信息，有的是在说话场面当面指示（indicate）的事物（简称“直指”（deixis））。

(13) 重叠形式可指一时性的状态，位于样态补语的场合可以把时间副词“正”放在“Ｖ得”前边。但“很+ 形容词”没有这个用法。笔者详细研讨过这两种状态形容词的区别。“她头发剪得很短 / 短短的。”“理发师把她头发正剪得※很短 / 短短的。”

大泷幸子 1995〈述补结构的结构意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28 缉

（14）朱德熙 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15）大泷幸子 2005〈用作祈使句的形容词语法结构— 与日语形容词的用法比较研究〉《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第 8 辑